

# 身處新金山，心在故鄉間

## 不受歡迎的華人勞工

英國在澳洲殖民始於十八世紀。1788年，先在東岸今新南威爾斯省（也稱州）建立據點，隨後沿岸向南北伸展。初期，新南威爾斯這個名稱既可泛指澳洲，也可單指東岸。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起，各自獨立的殖民地相繼成立：塔斯馬尼亞（1825）、西澳大利亞（1829）、南澳大利亞（1836）、維多利亞（1851）和昆士蘭（1859）。1901年，它們連同新南威爾斯，獲准組成澳大利亞聯邦，成為自治領。1911年，北領地脫離南澳，自成一省。

1884年，即林護抵達有新金山之稱的墨爾本那年，澳洲的城市因為大量華人勞工湧至而出現了強烈的反華情緒。自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英國停止遣送罪犯去澳洲之後，它對勞工的需求與日俱增，導致不少華人，尤其是福建人，前往悉尼當合約勞工，以及為私人莊園當牧羊工人或為「澳洲農業公司」當水利工人。同時，英國和清廷簽訂的協

議之中，也有一項方便了出國華人前往澳洲的條款。該項協議規定，澳洲殖民地不能不容許華人在澳洲居留，而中國則准許英國人在《南京條約》指定的五個港口居住。

澳洲發現金礦之後的頭十年（1851-1860），約四萬廣東人為了逃避太平天國和人口過多所導致的種種問題，遠走至此。有些成為掘金者，有些從事其他行業。當地的礦工和政客都因華人勞工數量太多而震驚。雖然他們來自反清的溫床，但不少歐裔礦工仍然可笑地相信這些中國人是「清室的狂熱支持者，會隨時接受他們的指令，起而作亂」，因而對社會的安全造成威脅。

維多利亞脫離了新南威爾斯之後，新政府為了限制中國移民入境，乃於1855年通過《華人移民法案》，限制船上華人乘客的數量和徵收入境稅，每人十鎊。這條法例果然使到跟着幾年在維多利亞入境的華人減少了，但在當地淘金的華工卻不斷增加。所以形成這個怪現象，是因為船公司不想失去那筆利潤豐厚的移民生意，於是想到一個繞過這法例的好辦法。為了逃避那十鎊人頭稅，船公司在1885至1887年間，讓華工在南澳大利亞省的阿德萊德登岸，然後由陸路前往維多利亞。

1855年，因為歐裔礦工的反華情緒趨向激烈，維多利亞議會乃決定設立「華人保鑣」，負責安排華人礦工入住礦場四周的特設營舍，並加以「保護」，旨在把華洋礦工分隔開來。可是，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下半頁和六十年代初，在新南威爾斯和維多利亞，還是發生了多次歐裔礦工發起的排華暴動。六十年代後期，隨着兩省的尋金熱退潮，華人前往澳洲的數目減少了，但不旋踵，昆士蘭省又傳來發現金礦的消息，

導致七十年代初的另一次尋金熱，引來了大批華洋勞工。尋金熱退潮後，少量華人留下來協助發展香蕉出口生意，但大多數選擇返回家鄉。

十九世紀末，香港是華人出入國境的大門(表2.1)。在1879年與1890年之間，有32,926個以男性為主的華人經香港到澳洲，而從澳洲往香港的華人則有28,535名。當年中國婦女大多不願離開家門，而澳洲各殖民地的政府也不會讓她們入境。林護幸好在1884年到達，因為自此之後，所有澳洲的殖民地都通過了限制華僑入境的法例。只有那些已取得居留權的華人(約30,000人)出境後可以再入境。到了1940年，澳洲只剩下15,000個華人。

表2.1 經香港往返澳洲人數

年份	離港往澳	離澳返港
1879	3031	2345
1880	4932	2068
1881	4345	2513
1882	1933	2359
1883	3623	1800
1884	2294	2661
1885	2336	3349
1886	2613	2186
1887	5921	2502
1888	1867	1525
1889	0	3021
1890	0	2206

資料來源：船政司年度報告，立法局會議文件彙編1879-1890

## 抵達墨爾本，融入新生活：努力工作，剪掉辮子

1884年，林護在墨爾本登陸。建於雅拉河下游的墨爾本這時已是一個相當現代化的城市，人口接近25萬，電燈、電話和電車一應俱全。直到1851年，在發現金礦之前，它還只是一個服務當地農牧業的市鎮，但自此之後，它逐漸演變成一個生氣勃勃的多元化城市。有一個短暫時期，這個城市的男士都淘金去了，但不久就有大批流動人口降臨此地，填補了真空。通街都是出售淘金用品的店舖，為來自中國和歐洲的淘金者準備了大批鐵鏟、鋤頭、繩索、木桶、帳篷和廚具等物品。一年之間，墨爾本的人口增加了十萬，但並非所有人都是為淘金而來的。其中有不少是商人和中產者，他們此行使墨爾本成為了一個工商業重鎮。

為了應付城市在淘金熱期間的急劇發展，墨爾本的市政局在這段時間建立了多個區。庫房多了金礦提供的600萬盎士黃金，市政府於是大展拳腳，發展各項急切需要的公共服務，包括煤氣和食水供應，以及建造多條橫跨雅拉河的橋樑和一些宏偉的政府大樓。

墨爾本的「唐人街」是僑居當地的華人和淘金者的「供應站」，位於斯旺斯頓街和春天街之間的小柏克街，建於1854年。這年，因附近發現金礦，導致大量華人勞工聞風而至。淘金熱退潮後，留在唐人街的華人逐漸建立起自己的事業，成為了商店老闆、進口商、家具廠商、生草藥商和蔬果經銷商等。林護到達時，唐人街已是一個繁華的集散地。

林護第一份工是在唐人街一家雜貨舖當「後生」，僱主名曾子。這裏的華人，大多數住在店舖樓上，曾子也不例外。林護來了，他就在樓下店舖後方，騰出一個床位的地方給這名新「夥計」，內心則在嘀咕，懷疑自己所作的決定——聘用一個十四歲的男孩子——是否明智。但林護很快就以事實證明一切。僱主不久便發現，在鄉間抬豬趕市集的鍛煉，把林護訓練成一個又強健又勤奮的青年。他每天早上五時便起床，跑到附近華人開設的果菜園或農莊，選購大批果菜，回店後把它們井井有條地擺設在門外起眼的地方。這時，曾先生才下來開舖。

澳洲人似乎不大善於經營蔬果園，所以一直都沒有限制華人成為蔬果園主或農夫。這些華人大多是來自廣東的農民，善於耕稼。他們小心地把市民的糞便收集起來，讓它發酵，然後用作肥田料，因此種出來的綠葉蔬菜都很強壯。他們都按照「通勝」（一本根據中國傳統曆法「陰曆」寫成、每年一本的「百科全書」）的指示如「春至」和「穀雨」等與氣象有關的資料來施肥。雖然澳洲和中國的季候剛好相反，這些農民是懂得怎樣把季節性的活動倒轉過來的。

林護任職的雜貨店什麼貨品都有，滿足了當地華人的需要。店後放着各種受華人歡迎的貨物，例如：大米、糖果、蝦米、冬菇、皮蛋、鹹魚、中藥、塵拂、蒼蠅拂、拖鞋、漆枕等，以及各式各樣的其他中國貨品。每天「收舖」後，林護便會按照東主的指示，倒垃圾和洗地，然後把上述貨物搬回店內。

不久，曾子就發現他的新僱員是一個可靠的青年：工作勤懇、對僱主恭順、對顧客有禮、為人也極之誠實。林護很快就掌握了各種貨

物的名稱和價錢，也學會了打算盤，曾子於是讓他承擔更多的工作。他要求的林護都做到了：每天收舖後，各種貨物都要妥善處理，物歸原位，以及點算賣出的貨物和收到的現款。

抵埠後不久，林護就顯示出他那強大的適應力和果敢的性格：他把辮子剪了。結辮是滿洲人的習俗，方法是把後腦杓的頭髮結成辮子，周邊的全剃光。滿人1644年入主中原後，強迫漢人跟隨他們的習俗，旨在顯示其統治地位。違者作叛國論，罪該斬首。這項強迫漢人表示效忠的惡法要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才廢除。

「新金山」的文化跟新會的不一樣。林護發現，辮子在墨爾本會引來訕笑，工作上也會造成很大的不便。他注意到，有些華僑，特別是那些老華僑，是沒有辮子的。來自台山的梅光達，跟當地的社會和政治精英多所來往、關係密切，常為當地華人爭取權益，是一位知名的華僑領袖和發言人，其髮式、衣着和行為舉止也與英國紳士無異。林護視他為偶像，跟着把辮子剪掉，並穿上西服。換上不再「搶眼」的新裝之後，他便利用星期天的假期，跑出唐人街，走遍墨爾本的街道。

星期天大清早，大多數人尚在熟睡中，他便徒步到市中心，探索那筆直和寬闊的十字街道去了。他會凝視那些在維多利亞出現尋金熱時建造的、莊嚴宏偉的政府大樓。經過多年來的觀察，他不期然地把這些建築物的雄偉形象和優美線條都銘記心中。離開墨爾本前，他已心裏有數，將來要做一個建築商。

林護從雜貨店出來，會先沿柏克街往東走，路的盡頭便是這座城市在1856至1929年間分期建成的第一幢政府大樓（議會大樓）高貴的



圖 2.1 墨爾本的維多利亞議會大樓 Donaldytong 圖片，Wikimedia Commons

正門。很多人認為，這幢建築物至今仍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在淘金熱期間，經濟發展達到最高峰時，大樓在面向春天街那邊，增建了一列古典石柱和一個石廊，給這座建築物披上了一件莊嚴、偉大的外衣。這九支巨型的多利斯式凹槽柱和相連的石廊，以及外面那 40 級 42 米闊的石階，興建時正值林護在墨爾本。以較深色的石基配上較淺色的石柱，上淺下深的組合，予人嚴肅和穩重的感覺。他對這些巨型石柱的建造過程很感興趣，特別是在石色的選擇上。他把當時所見、所聞、所思，都銘記於心。



他也曾到過議會大樓以南的前財政大樓。這座以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風格建成的獨特大樓，有一個美輪美奐的外觀，點綴着以雕花碎石砌成欄杆的露台和形狀優雅的窗戶。它是另一座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大樓，其主要建造目的為提供一個貯藏國家黃金的地窖。

有時，他會朝着另一個方向行走，到達皇家展覽館。它位於市中心東北角邊緣的卡爾頓花園內。展覽館是為1881年墨爾本主辦的國際展覽會而建的，它有一個面積達1,115平方米的巨型禮堂。林護當年像大多數人一樣，給這座龐然大物震懾住了。1901年，澳洲政府就是在這裏召開第一屆國家議會會議的。

位於倫斯敦街和威廉街交界小山上的法院，有一個非常漂亮的鐘樓，高約30米、底部面積超過8平方米，上為圓形柱廊，共有20支愛奧尼柱，支撐着一個鑲了銅片的精美穹頂。林護對此百思不得其解：怎樣建造這個穹頂才能避免倒塌呢？

位於維多利亞商業中心區北部、佔地甚廣的國家圖書館，也是他常去的地方。這座1856年開幕的圖書館，在對着斯旺斯頓街的正門前面，是一片令人着迷的草坪。他尤其欣賞那對銅獅子，它們令草坪生色不少。

來自華南一個小村落的林護，因兩地屋宇的差距吃了一驚：這裏的是以大石建成的大廈，既穩固又莊嚴；家鄉的是簡陋小屋。以木和泥或磚建造的小屋以至祠堂，常常被大火燒毀或被豪雨沖塌。這些大廈用的青石，墨爾本北部的郊區多的是，因此政府的建築物大多用這種石，例如墨爾本監獄和維多利亞軍營。甚至天主教的聖巴特利爵主教座堂用的也是這種石。日後林護成為建築商時，也喜用可以在本地





圖 2.2 墨爾本的皇家展覽館

Diliff 圖片，Wikimedia Commons



圖 2.3 墨爾本的維多利亞法院

www.walkingmelbourne.com 圖片



圖 2.4 墨爾本的國家圖書館

Diliff 圖片，Wikimedia Commons

找到的堅硬物料如花崗岩。他後來獲得香港政府的執照，在鰂魚涌開採花崗岩，並且輸往上海作建築材料。

## 在墨爾本又工作又學習：青年會和聖公會的影響

雖然偶然會受到歐洲人的侮辱，林護還是不能自己地嚮往西方文化的某些範疇，特別是那先進的科技。他決定盡量學習這文化，但要先學好英文。他的僱主曾子為了工作上的需要，教過他一些詞彙，現在知道他有意學好英語，便建議他報讀基督教青年會的夜間課程。

青年會 1844 年成立於倫敦，九年之後發展到墨爾本。後者的青